



我们不是21世纪的文化鼯鼠

朱大可在2015腾讯冬季思享会上的演讲

(2015年11月25日)

2015年11月24日，腾讯思享会年终团拜在京举行，来自各行业的十余位学者、文人共聚一堂。朱大可先生就国学话题进行了一场演讲，提出他判断国学优劣的“四项基本原则”。以下为朱大可先生的演讲全文（本公号在发表时在文字上有所调整）

很高兴受邀在这样一个场合，谈一下我对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话题的一些小小的心得。

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新文化运动整整100周年。1915年《青年杂志》在上海创刊了，后来改名成《新青年》，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。新文化运动有两个著名的口号——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，用来重新调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。

放弃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的、古老的、专制的帝国去投身到新世界的行列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努力。经过全体中国人100年的努力，我们向伟大的历史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，没有人能否认这一步的重大意义。

说到中国今天流行的国学，我有一些看法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今天国学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国学现在已经沦为心灵鸡汤，成为肤浅的文化快餐，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状态。最坏的状态是一种反人类的国学正在卷土重来，试图控制我们的心智，把我们重新引向愚昧、奴化和阴暗的世界。

在进入国学的领域之前，首先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国学：一种国学是顺从的、奴性的、自我封闭的，拒绝反思，拒绝自我批判，惟我独尊的一种国学；另一种国学是批判地、反思的、自由的、开放的、包容的、多元的。毫无疑问，我自己更喜欢后一种国学。

那么如何区别这两种国学呢？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，是我判断两种国学的四个标准，我称之为“四项基本原则”。

第一：国学是多元和平等的，不是“独尊某术”的。

我特别害怕汉朝的“独尊儒术”的状态，形成所谓的“儒家专制”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国学一定会走向它的绝路。国学首先是丰富的思想宝库，当然现在大家认识的国学，主要是以儒家为核心的，加上一点道家，有时再加一点易学和兵法，如此等等。但我们根本就没有涉及墨学、名学这些先秦精华。这难道不是一种明显的选择性遗忘吗？

问题还在于，所有我们提及的这些部分，其实都属于“汉学”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国学为什么必须跟汉学划等号呢？

到今天为止，我们有谁去研究过藏学、彝学、蒙学、纳西学——这些有文字根基的边缘民族的学问吗？没有。其它那些没有文字的边缘民族，像苗族、白族、哈尼族和侗族，也没有人问津。没有任何一个国学家宣称正在研究这类学问，这些边缘民族的文化，难道不是国学的一部分吗？更何况它们都处在湮灭的危机时刻。到今天为止，所有的所谓国学，都只是“汉字共同体”的衍生物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它的偏狭性已经暴露无遗。

第二，国学是祛魅的，而不是用来造魅的。

国学不是完美的，国学的继承要进行有效地过滤。现在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国学院，“国学大师”们喜欢穿对襟大褂，蓄着胡须，学生要行磕头拜师之礼。这是想要干什么呢？这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批判的“造魅”——以国学的名义制造一种个人膜拜的语境。那么我要追问的是，中国学说的现代性，你又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每一个字句都是经典，都需要毫无保留地膜拜和赞美，绝对不可以质疑的态度，这不是国学应有的态度。

历史上的国学，尤其是儒学，有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清洗的过程。随便举个例子，《古文尚书》这个文本的真伪，就是儒家自己提出质疑的，从明朝开始，一直到晚清，儒家内部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，最后，新近出现的“清华简”，证实所谓《古文尚书》，其实就是一部伪书，而且是在西汉末年被儒家所伪造出来的。国学里有大量的精华，也有很多的赝品和垃圾。

再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，“二十四孝”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古代心理变态的样本，诸如戏彩娱亲，埋儿奉母，涌泉跃鲤，卧冰求鲤，恣蚊饱血之类，拿这些东西来作为我们道德弘扬的典范，难道不是出了严重问题吗？还有所谓的“兵法”，我们在机场看到的，全是这类“鬼谷子下山”、“商战三十六计”的计谋，这些用来彼此算计的谋略，完全违背国际商业伦理，它只能证明，中国社会正在朝着流氓化和厚黑化的方向一路狂奔。

还有，所有的媒体都在支持说我们要“孝顺”，央视做了个洗脚广告，从此全中国掀起一片洗脚浪潮，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集体洗脚，想干什么呢？这种人们所推崇的“孝”，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国学家嘴里的所谓“孝”的伦理精神，是要把“孝”引向顺从，引向一种反主体性的奴化立场。

但在一个努力走向现代化的社会，“国学”应当从孝顺的语义中彻底解放出来，而把孝引向“爱”这个新的核心，以此重建“孝”的现代本质。一方面承认民主、平等、自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，一方面又用顺从和顺服作为传统价值观大肆弘扬，这不是在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吗？导致这种价值偏差的原因，不仅在于“孝”的传统语义出了问题，更在于国学家已经丧失了正确阐释和矫正传统价值的能力。一种一味宣扬“孝顺”而不懂得进化到“孝爱”的国学，又如何能正确地引导中国人走向未来？

与其让你的孩子跪在你面前像奴才一样磕头，还不如让他挺起脊梁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独立人，做一个有主体性和人格健全健康的公民。这种磕头和洗脚的公共表演，难道今天不应该彻底终结吗？

第三，国学是开放的，充满吸纳性，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。

就先秦而言，那些伟大的思想，很多都有明显的外部原型。在我的《华夏上古神系》一书里，我曾经提到，老子的学说有明显的印度吠陀教的影响，墨子的思想也受到古希伯来教的影响。我还提及了秦始皇的政治智慧。大多数学者都认为，秦之所以能够战胜六国，是商鞅变法的结果，但其实不然。中国考古学家已经做出有力证明，不仅它的制度学习了波斯大流士王朝，就连许多器物的制造工艺，都来自西亚地区。最近西北大学学报发表了考古学家段清波的论文，建议大家看一下，它从考古学的立场，重新审视秦帝国的文化和文明制度的来源。

如果我们拒绝去探索这种中国和西方之间的——这个西方是指亚洲西部——作为亚洲共同体的内部交流，我们就无法解释，为什么会在春秋战国时期突然出现了中国的文化大爆炸。一个封闭的体系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，它完全不符合逻辑。

开放和吸纳，就是国学的生命力的根本源泉。

第四，国学是独特的，即使它有外部来源，它仍然是独特的。

因为它有自己的全新的再创造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老子的学说跟印度原先的吠陀教并不

尽相同，如果你不做细致的辨析，你根本无法找到它们之间的原型关系。

但是，一个努力寻找自己哲学基点的学术体系，不是用来跟世界对抗的，我经常听到那些国学家在讨论的问题，就是如何让国学充当跟世界全球化对抗的盾牌，用来把中国跟世界区分开来，成为跟人类社会对抗的怪物。要是国学变成这样一种防御性武器，我觉得这是有严重问题的。中学和西学不是对抗的，它们是彼此互补的。

就像以前谈论中医和西医孰高孰低的话题一样，青蒿素的发明获得诺贝尔奖，再度引爆了中西医之争：青蒿素到底属于哪种医学？其实两种都是，关于它跟疟疾的关系，其原典出自道教，但是它的提炼方式却是西医和现代生化的。

所以，任何一种伟大事物的诞生，一定是互补的结果，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，而是放置到一个简单的对抗状态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裨益。现在的这种分裂状态——把国学和西学视为互相对立的元素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式的文化立场，我认为就是伪国学的症状。

我最后想跟大家讲一个卡夫卡小说里写到的故事。他写了一篇小说叫《地洞》，讲一个无名的动物，感到外部世界的无名威胁的逼近。它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住所和通道，但它始终没有弄清谁是它的真正敌人，它也没有弄清楚，那个正在走近的动物，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。

这就是卡夫卡式的恐惧，也是很多中国人到今天为止还无法摆脱的恐惧。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，我们拒绝走入卡夫卡的地洞模式，我们不是21世纪的文化鼯鼠。

谢谢大家！